

# 别老问孩子“进班子了没有”

我们确实是在一直关心孩子,但真正的关心应该是理解孩子、保护孩子、解放孩子,让孩子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

##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雒武

儿童节到了,孩子们在今天会受到格外的关注,通常父母会给孩子买礼物。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朋友,见了孩子常会关切地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又获什么奖励了没有”,“有没有当上班干部”——所谓“进班子了没有”。有“好”的表现,大家都高兴,表现较差或者一般就

会受到各种鞭策或教育。大人有意无意的几句关心,让孩子本来快乐的节日一下变得沉重起来,而这种关心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却无处不在。

为什么我们对孩子的问题总是这样一些问题,而不是孩子是否过得愉快?因为在绝大多数成人眼里,成绩比快乐更重要。大人们自以为这是一种关心,而实际上这些关心最终都成了孩子身上的压力。事实上这些关心大都是成人一厢情愿地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就像绝大多数

家长都希望孩子当干部,如果孩子自己不想当,就会被认为是不争气或没出息,不少家长甚至为了孩子“升官”,不惜走老师关系、拉同学选票,孩子们的想法本来单纯,而在家长这一强行关心的污染下,心理变得复杂而又沉重。有的学生干部、少先队干部,早早地“成熟”得像个大人,家长却常以此为豪,岂不知他们已牺牲了孩子的本真。

天真烂漫是儿童的本性,无忧无虑也应是每个儿童本来的状态,但因成年人

所给予的干扰、干预和干涉,孩子能天天无忧无虑的少之又少。过节时,家长都会或多或少送给孩子礼物,这常常意味着一种奖励,考试考好了奖,考级过关了奖,比赛得名次了奖。反之呢?不仅不奖还会加以呵斥。如此,本应只是表达亲情的礼物带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让孩子学会违背自己意愿而看家长眼色行事。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可是学校在抓素质教育的同时,因为考试的指挥棒依然存在,老师和家

长仍然会把考高分看作是第一位的,学生的压力不减反增。在这种压力下,孩子自己的空间被大大压缩,白天要聚精会神地上课,晚上回来要抓紧完成作业,周末又是家庭作业又是课外辅导,孩子就这样被驱赶着,没有多少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家长望子成龙,愿望是好的,但大人们常常会忽略,孩子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健康和快乐地成长。很多时候,让家长感到自豪的成绩却让孩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想象力和个性被扼杀,童年

应有的很多快乐被剥夺,孩子真正的童年时代大大缩短。

“六一”儿童节是一个国际节日,它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保障儿童的权益。当我们为孩子们庆祝节日的时候,看看本该无忧无虑的孩子却常常愁眉苦脸,我们是否有过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我们确实在一直关心孩子,但真正的关心应该是理解孩子、保护孩子、解放孩子,让孩子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

## >>声音

今天的中国大学,在硬件设施以及论文数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差距不大;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大学理念、学术精神以及制度设计。过去我们常拿“钱”说事,似乎中国大学别的不差,只要有了这“阿堵物”就万事大吉了。现在终于明白,单靠钱是堆不出一流成果的。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

世界各国对于金融业的资本和机构进入都有严格的规则,我们强调弱化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制度障碍,并非是说放松合理监管,而是希望给予民营资本更多“国民待遇”的同时,减少对民营资本的过度管制或制度歧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学界,唯发表主义已经泛滥成灾。论文和课题,就是学界的GDP,哪个单位发表量高,而且能在境外发论文,各种指标就上去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卓越的方式来管理,怎样能做到学术卓越就怎么做,但是行政化这种谁官大谁说了算,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追求卓越。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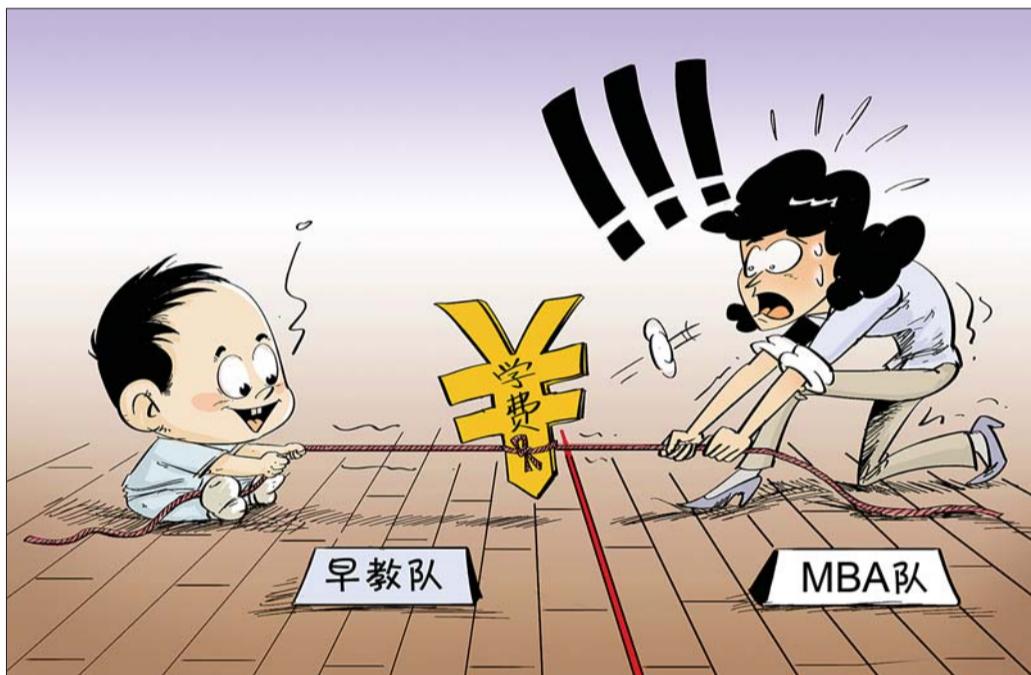
中国的现代化社会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出去走走就发现我们上当了,以为全世界都像中国一样盖满了高楼,但外面并不是如此,这个现代化完全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概念。

——普利兹克奖得主、中国建筑师王澍说。

应努力改善父母与孩子长期不共同生活的现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人为壁垒,使农民逐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尽量满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需要。同时引导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尽量让农民在家门口上班,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

■本报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作者:勾犇

## 金娃娃

“一节课收费在140元至350元之间,如果报了两门课程,一年花费在2万元以上。”记者询问了南京十多家早教机构后发现,这样的收费标准非常普遍,要想让孩子上早教课,选择最少的课时和最便宜的价格,起码要掏5000元。“早教的费用贵得太离谱了,比我读个MBA都贵。”在南京一家银行工作的王女士说。(据新华社5月31日报道)

## 主张容忍腐败是一种倒退

### >>个论

□五岳散人

这两天《环球时报》有一篇评论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这是世界各国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把腐败控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看完这个就不是什么倾倒、摔倒的问题了,直接晕倒才是正常反应。

话说腐败问题确实是全世界的难题,而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曾经完全解决过这个

问题,在可以眼见的将来也很难彻底解决。

《环球时报》这段话蛊惑人心的地方在于偷换了概念,把一定会有腐败的概念,偷换成了民众因为这种现实就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话说即使这个道理成立,您倒是给个数字啊?比如说到底有多少人的腐败是大家可以容忍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有官员说腐败的干部不到万分之一,那大概就是600人左右。而目前来说,每年一个省查处的干部都不止这个数吧?或者您跟我说说每年腐败的金额是多少才是能容忍的也行

啊,一千个亿还是1万个亿?您不能说我们需要容忍就容忍,然后还不说出一个可供容忍的标准。

当然,我估计谁也不敢说这个标准,因为这完全是胡扯。古语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高标准、严要求也不过是得到一个中不溜的结果,要是自己先给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容忍的后门,往下的走向也就不堪问了。

实际上这种给腐败寻找理由的活动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早些年就有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开放必须支付的成本之一。这话

其实在经济学上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如果没有权力的寻租,很多实行双轨制的做法不会得到更多的人指责,也就不会进一步完善法制、取消各种行业的进入门槛。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成本是心甘情愿的,只是被迫支付的而已。

作为一个正常人是不是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抱歉,对于这样的人事儿应该是零容忍才是。从道理上说,腐败的胃口不会因为容忍而达到某个限度就停止,这种行为必然是那种不会餍足的。权力与钱都是越多人越好啊。

主张这种容忍腐败的论调更为险恶的用心在于,这是曲线要求老百姓做顺民。您想想看,我们花钱养着政府的公职人员,他们应该做到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清廉,结果这方面做不到,还需要老百姓容忍他们某种程度的肆意妄为,这种贱到极点的行为与思维方式肯定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人翁应该具有的,只有皇权之下的顺民才能条件反射做出的动作。

所以,这种言论并非是容忍腐败,而是打算在精神上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公民意识钝化,此等妖言,真令人难以理解。

## 读者来信

### 广告这么野, 管理这么软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5月31日刊发的《高速路边“野广告牌”疯长》,报道了济南周边许多高速路边广告牌密布的现象,看了感到很迷惑不解。过去一直以为这些广告牌是有关部门负责安装的,闹了半天却是野广告,真是闻所未闻,难以置信。如此乱象,不

仅造成严重的视觉污染,影响到交通安全,还严重影响了高速路的规范秩序,影响了城市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广告牌绝大多数都不合格,存在着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这些野广告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的甚至好些年,高速路一通车就有了,怎么就没有相关部门过问整治,允许这种乱象由小到大,甚至到了随处可见的境地?司机想看指示牌,满目却是野广告,如果由此引发事故,这个责任该

读者:陶玉山

### 真是一场及时雨

编辑:

你好!

读者:朱旭

5月31日《齐鲁晚报》报道,30日山东省招考部门公布了2012年高考偶发事件处理办法,考生忘记或遗失了《准考证》可验相貌入场,忘带文具可请考务组提供,在考试中途提出想要喝开水,抑或是因为紧张想上厕所,可当即报告监考员等措施。

高考在即,本办法公布得好,对考生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每年高考进行中,总有些意外情况发生。高考是关系到每个考生前途命运的大事,因遇到突发事件,考生

被拒之门外,或耽误时间造成考生恐慌而影响考试发挥,从而造成落榜或考不上理想的院校,会影响考生的前途。山东省招考部门的这种想考生之所想、急考生之所急、特事特办的做法,无疑给考生带来了福音,也彰显了人性化的关怀,值得其他省市学习、借鉴和效仿。当然,有了这些“特事特办”的途径,更要严格把关,防止有人利用这些途径作弊,损害高考的公平性。

读者:朱旭